

24歲客語金曲小天后

曾雅君 唱出真純的甜

●姜藍茵/報導

輕快簡單的旋律從吉他流出，演唱會的氣氛頓時悠閒愜意起來。舞台上，留著清爽短髮的女歌手跟著節拍哼唱，隨興而充滿朝氣。在幾個小節的音符後，進入了整首歌的高潮，鼓手加重擊拍的節奏，歌手音調頓時升高，爆發出激昂有力的客語歌詞：「世界沒有半點傷害字眼，沒有鬥爭恩怨，一起回到簡單，面對真純的甜。」

這位演唱的歌手是曾雅君，唱的是她個人的創作歌曲《不遠》。

曾雅君，二十四歲，專職音樂創作。從小生長在新竹縣北埔客家莊，母語是客語海陸腔，外表看起來羞怯內向，但是站上舞台，雙手握緊麥克風的那一剎那，她就脫胎換骨、容光煥發，充滿自信、不扭捏地唱出自己所寫的客家歌。她創作的音樂完全跳脫客家音樂的基調，那撫慰人心且具穿透性的歌聲，讓她的個人魅力無限放大。仔細聆聽歌詞，我們會發現曾雅君對周遭生活的細膩體會，以及對這個社會的反思。

十二歲開始投入音樂創作領域，曾雅君一路走來，秉持著對音樂的熱忱和對客家文化的感情，持續創作，也陸續地獲得各類比賽的提名與獎項。2010年，曾雅君以她的同名專輯「Yachun Asta Tzeng」獲得第二十一屆金曲獎最佳客語專輯獎，被譽為新生代最受矚目的客語創作型女歌手。

小六開始 玩電子琴也寫歌

曾雅君和音樂的淵源，可以追溯到她升小學三年級的某一天。當時媽媽買了一部兒童用的電子琴給她，儘管不懂樂理，她卻玩得很開心，從那時候開始，開啟了對音樂的興趣。到了小六，歌手王力宏會寫歌、會多種樂器的音樂才子形象深深影響她，讓她決定以這架電子琴進行創作，開始自己寫歌。上了國中後，因為和好朋友一起掃音樂教室，她常會趁打掃完畢，到教室後面玩各種不同的樂器，這個機會讓她對音樂有更深一層的興趣。

童心未泯的曾雅君裝作小歌迷，與自己專輯的人形立牌合照。(姜藍茵/攝影)



所以就會有很多題材。」

家鄉是充滿濃郁客家氣息的北埔，曾雅君從小就在一個全客語的環境長大，所以剛開始投入寫詞寫曲，她便直覺地以母語來進行創作。經過一段時間，也累積了豐富的作品，正當她的創作天分一點一滴的展露時，一家國際唱片公司看上了她的潛力，想和她簽約成為偶像歌手王力宏的師妹，但附加條件是她必得改以國語創作。

面臨夢想與理想的抉擇，曾雅君拒絕了唱片公司的邀約，並堅持以客語譜寫她的人生。「不用遷就市場，可以自由發揮，這樣才快樂！」她這麼說。

曾雅君創作的每一首歌背後，都蘊含著一個故事和她自身領悟的道理，這些情感用國語創作是無法完整傳遞的，畢竟，對她來說，最自然的語言是客語而非國語。她強調：「寫歌對我來說是一種抒發，唱歌是一種發洩」。憑著這份堅持做自己的態度，曾雅君在2010年獲得了金曲獎最佳客語專輯獎的肯定，證明了「音樂無國界，好音樂讓語言不會成為聽眾欣賞的障礙」。

身為客家人，曾雅君也表達了她對客家文化傳承的憂心。她以自己歌手的身分舉例說明：政府為了宣揚客家文化，辦了很多熱鬧的活動，但是客語歌手演唱時通常沒有多少觀眾在看，不然就是和一些展覽一起辦，這使得歌手只是被當作陪襯的花瓶。

保存文化 先摒除刻板印象

最令她頭痛的是，有些活動的音響設備並沒有達到表演規格，就算向相關單位反映，他們也會以「經費有限」這類官方說詞再三推託，這樣的對待方式，讓客家歌手感覺自己的表演像例行公事，不被尊重。

曾雅君認為，邀請客語歌手擔綱演出，是要讓更多人「聽見」客家文化美好的一面，進而去了解、接受，達到傳揚客家文化的效果，畢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如果連表演的設備都沒準備好，客家歌手如何發揮？又要怎樣吸引更多人的注意

做自己才快樂 創作萬歲！

●姜藍茵/報導

命運的安排真的很奇妙。從國中開始，曾雅君便展現對音樂的濃厚興趣，當父母發覺她對音樂的喜愛後，也很支持女兒走音樂這條路，打算要好好栽培，於是他們請了家教來教她長笛，打算讓女兒考取高中的音樂班，好為大學進入音樂系鋪路。

當一切準備就緒：長笛的演奏水準達到了、考試科目也練成了的時候，到了音樂班考試當天，那位長笛家卻說他臨時有事，說是不能參加了。在得知這個消息後，當下，曾雅君便毅然決然地決定不去考試了。

「好險我沒去！」曾雅君回憶說。因為她後來才知道音樂班的課程有包括古典樂理等一些她不甚喜歡的項目。當其他同學摩拳擦掌要擠進名額有限的音樂班時，而她卻滿腦子只想創作，所以她才選擇放棄這個近在眼前的機會。現在，曾雅君也很滿意當初的決定。畢竟，她曉得自己不適合音樂班的生態，那條路將走得並不快樂，既然如此，硬逼自己去做不喜歡的事情也不符合她的個性。

曾雅君目前專職音樂創作，平常喜歡上網看文章和影片尋找她的靈感。一方面是她可以藉由觀看別人的創作來揣摩，另一方面則是當她聽到很棒的音樂後，又會燃起一股衝動想要創作。

那一股衝動是很重要的，畢竟作為一個創作型歌手，要是少了創作的衝動，那作品的產量肯定會減少、創作的熱情也會連帶地消磨掉吧！

客家文化呢？

而且，曾雅君也希望政府要做足對「客家文化創意產業活動」的宣傳和曝光，讓大眾知道客家文化有它年輕的一面，是一個有活力的文化。舉客家音樂為例：多數人是拒絕接觸客語音樂的，因為他們對客家歌曲的印象還停留在「老山歌」，這樣的刻板印象讓很多年輕人認為「客家」是與現實脫節的文化，進而拒絕接觸。但事實上，曾雅君透露：「現在有很多音樂界的老師都覺得客語比台語有力，因為語言的變化性又更多。」她認為如果政府願意再多花點心思，摒除一般人對客家的刻板印象，也許就能夠促進客家文化與外界交流，進而永續傳承下去了。

客語創作歌手這條路走來並不如想像中簡單，但是，憑著對音樂的喜愛和創作的熱忱，曾雅君撐了下來。也許，就是因為她這種堅毅、捍衛理想的態度，讓她得到客家歌曲指標人物謝銘祐的注意，並幫助她完成首張創作專輯。她的作品首次參賽，即拿下金曲獎最佳專輯獎。

那晚，曾雅君一戰成名，是貴人的提攜、歌迷的情義相挺，以及各種獎項的肯定，支持曾雅君一路走下去。現在，她打算籌備第二張專輯，儘管明白現實面經費來源有限的困難，她依舊堅定地說：「我從沒想過要放棄，因為我愛歌手這條路。」



曾雅君開心分享自己的客家音樂路。(林金月/攝影)

曾雅君的父母在知道了女兒對音樂的喜愛後也很支持，栽培她學習樂理和樂器，父親甚至斥資百萬打造一間專屬的錄音室「鴿子窩」給女兒，好讓她能全心創作有質感的音樂。這一切，都為曾雅君打下深厚的音樂底子。現在，曾雅君不僅自己包辦詞曲，甚至，她還會利用一些樂器，像口琴、吉他、長笛和鋼琴等，來增加樂曲的豐富度。

雖然很早就踏上音樂之路，但曾雅君並不像想像中的「音樂神童」那樣地早熟。直到上了國中，大哥教她基本的電子琴彈奏技巧後，才會數「小土豆」、看得懂五線譜。學會了基礎的樂理後，她試著要寫歌，但在創作初期，歌詞產量不高，試錄帶也很短，而且不是旋律一直重複，就是間奏拉太長。儘管如此，她還是樂在其中，因為她認為「亂玩、玩久就會有心得，最終會玩出好作品來的」。

客語創作 捨當王力宏師妹

當談到創作最難的部分，她說當然是靈感枯竭、思緒很亂，沒辦法「生」出完整的作品。「還好我是一個會想的人，而且我喜歡觀察周遭的事物，



曾爸爸(右)與曾媽媽(左)的支持，讓曾雅君無後顧之憂地創作音樂。(姜藍茵/攝影)

奪得2010年原創流行音樂大獎客語組首獎

米莎 河壩那人 很有姿態

裡，你就能聽出美濃的山跟天空，還有南台灣清晨的水氣、稻香跟夕陽。」

感覺對了 客語本身就有旋律

不過用客語創作，米莎說完全是誤打誤撞，寫了一首客語歌以後，「感覺對了」，就繼續寫下去。她認為，客語歌曲的特別在於客語的語調本身就帶有旋律，因此她幾乎不用譜曲。「我寫的這首歌沒有別人寫得出來，也沒有別人適合唱，所以知道這就是自己要做的事。別人無法取代，覺得這個方向應該是對的。」她這麼說。

談到《河壩》這張好不容易完成的專輯，米莎說剛開始並沒有要錄音的打算，是因為2008年遇到了一些對生命造成衝擊的事情，才決定要把從前的創作蒐集起來，做一個紀錄和整理。米莎表示，錄音過程中遇到較大的困難應該是自己的個性比較隨性。當時找到曾擔任唱片製作人的謝銘祐幫忙，讓她只要專心唱歌，錄音等其他工作都不用擔心，早早完成錄音工作後，其他的後續工作也就擱置，沒有進度。後來拖了一段時間，米莎發現生活歷練會改變聲音，才趕緊繼續完成專輯。

自己製作專輯 同時拍攝紀錄片

她偶然遇見獨立製作唱片的前輩客語歌手林生祥，跟他一番長談後，決定自己製作專輯。林生祥告訴米莎，第一張專輯自己做，累積自己的群眾後，未來無論是要找唱片公司或是繼續自己獨立製作都會比較順利。所以米莎也下定決心，整張專輯的規劃、設計、排版全都自己來。也是在這個時候，米莎覺得應該做個紀錄，因此她還找來了成大的學妹幫忙拍攝紀錄片《河壩那人》，最後跟著《河壩》專輯一起發行。

因為之前經常在舞台上表演，對排曲順序比較了解，該怎麼開始、怎麼結束，對她來說都不是問題。米莎說，就像是在用專輯講故事一樣。而專輯的內容雖然是在收錄之前的創作，但是那些歌曲，例如《老下午》、《介條河壩》，剛好都呼應共同的主題——跟生活、老家有關，放在一起也不會太突兀。

米莎特別提到，她跟其他音樂人不同的地方，在於他們比較專注在音樂上，「我比較想讓大家知道我怎麼走這個過程，期待自己走過的路、自己選擇的姿態被看見，如此一來，音樂放在這裡頭才有特別的意義。」這樣的想法也影響她目前的演出形式：先播放紀錄片告訴大家米莎是誰，才開始演唱。

到各地演出，常有人介紹米莎是「客家歌手」，但她卻不以為然。她認為語言只是一種工具，不該因此被定位。會讓她有這種感觸是因為米莎在200

一曲望春風 古巴人聽懂了

●郭丹穎/報導

米莎曾經經由客委會的築夢計畫，到古巴和南美洲待過一陣子，在地球的另一端感受到了與台灣截然不同的街頭音樂環境。

米莎說，在當地她都演唱台灣民謠和自己的創作，因為她覺得方言和傳統的音樂比較能夠代表台灣。在那裡分享音樂的時候，她發現音樂的感動是可以跨越語言障礙的。有一次，她在租屋的地方唱台語民謠《望春風》，而屋主夫婦就在旁邊聽。女主人聽到曲後竟輕問老公說，「是春天來了嗎？這首歌是在講春天嗎？」

「音樂真的是一種跨越國界、傳遞感動的媒介，可以聽到裡頭的。」米莎很開心地回憶道。

而古巴給米莎最深刻的印象就是，隨時隨地都可以聽到音樂。古巴的街頭一整天都有LIVE演出。對熱情浪漫的古巴人來說，他們不會刻意追求藝術，唱歌跳舞本來就是生活的一部份。這種文化差異讓米莎回到台灣後一度很想丟掉流儀，丟掉所有習慣的物質生活。她說，真的會突然對那些物質感到一種「我真的需要你們嗎？」的疑惑。米莎也認為，藝術不是裝框裱起來標價一幅一萬、兩萬，藝術應該是在生活裡頭。

米莎提到，她和一位做陶器的友人想做一個「到台灣各地蓋陶窯」的計畫，因為她覺得跟人跟產品隔開的，就是資本主義的金錢概念。雖然人可以用很低的價錢得到物品，但是在大量生產製造的過程中，每個東西都長得一樣，就失去了手工時代的溫度跟感動。米莎透露，他們想把手工的經驗還原到生活中，就像是她也覺得CD專輯可以做，但永遠比不上現場感動那種真實，所以未來她也想到各地演唱，傳遞自己心中「真實的感動」。

還有兩個人。一位是麵包車樂團的謝銘祐，他在米莎做專輯時幫了非常多忙，也是一位讓米莎覺得自己可以走民謠路線、多方創作的人。米莎說，謝銘祐對她而言是一個目標人物。「當他說這首歌很好，會讓我覺得可以繼續嘗試。」

另一位是北埔的陳永淘，也是一位出版民謠、客語歌曲的歌手。米莎形容陳永淘是「非常有姿態、很有骨氣的音樂人」。當米莎說著陳永淘清越眉淡，不清乾淨不繼續唱歌的故事時，可以看出對他的激賞。從陳永淘身上，她學到了「要保持自己獨立的姿態」。2010年米莎得到台灣原創流行音樂獎客語組的首獎後，常有官方表演的邀約，但是她認為，「跟官方接觸好像自己要妥協跟討好，要配合人家做事的方式，是在當中保持獨立、不受影響的姿態很重要。」

對於客家文化的推廣，米莎認為應該要讓人有更多機會去接觸，才能發現裡面的美好。當有一群人發現它的價值，他們自然會想辦法去學習、去傳承。而關於歌曲裡的客家氣息，米莎表示，歌曲創作只是找到一個最適當的表達自己的方式。她覺得這個方法很有感情，所以選擇這種方法，選擇後就會慢慢發現其中的價值。像是在創作時，偶爾會忘記一些詞彙的客語講法，所以要打電話回家問。她說，「這種東西很好啊，是兩個世代的對話；他們告訴你一些什麼，然後你也學到一些什麼。」米莎說這是很自然而然的，也不會造成對「文化傳承」的反感。



正在接受訪問的米莎，臉上帶著靦腆的笑容。(郭丹穎/攝影)



米莎於二二八公園自彈自唱，非常有民謠歌手的味道。(郭丹穎/攝影)

●郭丹穎/報導

上午十點，米莎準時出現在約定採訪的連鎖速食店，穿著吉他，帶著毛帽，與《河壩那人》紀錄片中的她一樣，素顏、裝扮輕便，這就是民謠歌手的氣質吧？——自然而不造作。

米莎的本名是溫尹嬌，苗栗三灣人，現居台東，二十六歲。她笑著說是少女時期對日本搖滾樂團的偶像崇拜，讓她取了米莎這個名字。

她在2010年以《介條河壩》這首創作拿下臺灣原創流行音樂大獎客語組的首獎，也在同年十月發行第一張獨立製作的創作專輯《河壩》。

在苗栗成長的她，被愛唱歌的父親帶領進音樂的世界。從小總跟著爸爸聽老歌，也因為她老是黏著爸爸去散步，爸爸常一邊走一邊吹口哨，耳濡目染下，米莎也喜歡上音樂。國小和國中她都是合唱團的成員，高中也加入學校的樂隊學習演奏長號。到了大學，因緣際會之下認識了幾個吉他的朋友，組成了「大學路民謠團」，才開始學吉他。

米莎原就讀成大建築系，但是還沒畢業就決定離開學校，踏上追求音樂的道路。米莎說，大二的設計課很重，她又不適應教授的教學方式，當中更遇到生病休學再復學，但復學後還是覺得志趣不合，沒有辦法繼續待在學校，於是決心走一條適合自己的路。

原讀建築 轉向音樂創作之路

被問到從建築轉向歌曲創作的理由，米莎毫不猶豫地回答：「音樂一直都在」。她說，並不是因為唸不下書才創作的，還在學校的時候大學路民謠團就成立，創作就一直作。

談到創作的契機，米莎羞赧地說，「一開始真的是為了寫歌而寫歌。」組了民謠團後，團員們都是唱些老歌和西洋民歌，但慢慢地米莎覺得，應該也要有一些自己的創作，於是團員們開始嘗試寫歌。米莎也是在這個過程中發現，用方言寫土地、生活的歌曲讓人特別感動，「比方說，從林生祥的音樂